

明清艳情小说

關  
花  
事



孤本  
堂

明清艳情小说丛书

闹 花 丛

姑苏痴情士 笔

柯素莉 点校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明清艳情小说》丛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6.375印张 178插页 770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套

**ISBN 7-5354-0866-4 /I · 721**

定 价： 42.00元(共四辑)  
8.80元(本 辑)

## 内 容 提 要

明朝弘治年间，南京应天府上元县官家子弟庞文英，才高博学，容貌俊美。年十七即以第一名进学。欲娶一才貌双全女子。

乡试放榜之日，庞生与两位同窗朋友上街看榜，偶遇戊午科刘状元女玉蓉，两情相系。玉蓉以玉鸳鸯相赠，约定九月中旬再会。至期，文英前往刘府，两人得谐好事。庞生复私玉蓉婢秋香。谁知婢春梅，与安童私会于梅香阁，东窗事发。庞生亦暂不能与玉蓉幽会。玉蓉思念庞生，郁郁成疾。

庞母李氏六十寿辰，庞生表姐桂萼前来拜寿。桂萼俊美寡居，长文英一岁。两人互相爱慕，缠绵不舍。桂萼归，遣人接文英妹娇莲去玩，而娇莲恰觉不适。文英貌酷其妹，遂男扮女装与桂萼及小姑琼娥私通。

琼娥嫁与陈次襄，次襄疑其已非处女，逼令琼娥说出了实情。次襄好男风，为报复计，令琼娥设法招文英至，醉而奸之。自此，文英以教陈子为名留住陈家，三人常同床淫乐。奸棍王三与次襄有隙，陷其入狱。琼娥被接回娘家，文英亦自行回家。文英归后，得知玉蓉病重，便假扮医生入府探望。

文英与玉蓉幽会之事，终被玉蓉叔天表所发现。天表恰与文英不和，以之诉讼于官。学宪因怜爱才子佳人，结果判庞、刘二人为夫妇，当日成亲。科试，文英又得到超拔。天表于诉讼、科场均大失意，愤然纠众围刘府，欲殴文英。王乡宦受文英之请，设计以小轿将文英抢出刘府，劝其用功上进。

文英寻同窗二友人准备应试，自此苦读。乡试中，文英中第二名亚元。后又连捷，状元及第，选翰林院编修。娶妾美娘。

文英回乡祭扫省亲，复娶桂萼、秋香为妾。又帮助次襄出狱。次襄看破红尘，决定出家修行，临行以其妻琼娥及家产赠文英。自此，文英一妻四妾。

次襄出家，得成正果，奉赤松子之命，渡文英一家仙去。

该书结构严谨，文字简洁、质朴，但作者有纵欲倾向。情爱描写过繁。

# 前　　言

周季胜

我国的小说创作是个灿烂辉煌的世界，从远古神话、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人话本到明清小说，可谓渊远流长，佳作迭出。许多著名的作品似耀眼的星辰，为一代又一代热情的读者群所瞩目，其魅力历久不衰。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获得巨大发展的明清小说中却有一个过于冷清孤寂的角落，那便是被鲁迅先生称之为“讲世情”的作品，这些写得比较通俗的作品数量相当惊人，估计有一千六百种之多，而建国以后公开出版的却寥若晨星。

近年来我国通俗文学空前繁荣，通俗作品越来越有力地掳掠了读者的心，通俗文学作家也需要从我国悠久的小说创作传统中获得有益的借鉴，我们再也无法忽视明清通俗小说这个巨大的客观存在，理应富有热诚地靠近这些可能正在被虫蛀蚀的积满尘埃的书籍，用严谨的科学的态度，去鉴别、去筛选，以便公开出版，满足我国数量日趋增大的通俗作品爱好者的汲汲渴求，这便是我们整理出版《绣戈袍全传》、《载花船》、《刘生觅莲记》、《绣屏缘》、《浓情快史》、《株林野史》、《杏花天》、《闹花丛》等十几部通俗小说的原因。

《绣戈袍全传》、《浓情快史》等作品，被我国几位著名的版本

学家列入明清艳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范畴，有的曾遭受过禁毁的厄运，长期不得见天日。然而，这些作品作为明清社会生活发展的产物，其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特色，具有特殊的文化学的意义，从中可以窥测我国通俗文学创作第一个高潮期的某些特征。

稍懂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明末清初的商业、手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市民阶层更加壮大，都市生活变得丰富多采。正是这种社会环境，满足市民正常文化生活需要的通俗小说便应运而生。《绣戈袍全传》等作品，以通俗流畅的语言，生动的生活细节，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态。有的蔑视封建礼法，肯定与赞扬人的正常欲念；有的对女性的命运予以关注，宣示了她们的倍受压抑的心声；有的呈现出一幅幅形象的生活场景，为读者和民俗学家提供难得的研究当时社会的形象的资料。

这些作品主要写平常人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往往是平庸的，琐碎的。即使描写对象是武则天这样显赫的女皇帝，其创作的视野也限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七情六欲。尽管如此，在作者妙笔的勾勒下，读之并不令人生厌，有的生活场景还相当生动，活脱脱如同亲见，语言鲜灵，对话精采，真是栩栩如生，涉笔成趣，显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及观察生活的不凡本领。有的刻划人物心理细腻逼真，如《刘生觅莲记》一书中写碧莲百无聊赖的情绪，状素梅的伶俐、爱童之乖巧，可谓维妙维肖，生动传神，这对当今的小说创作亦有不可轻视的借鉴作用。

这些以家庭生活为背景，主要描述男女日常言行的作品，改变了明清以前大量创作历史小说和神魔小说的单调格局，使我国小说创作开始面向寻常百姓，并为普通的平民所接受，促使我国小说开拓一个新的领域，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甚为深

远。

就思想内容而言，这些作品是个复杂的组合体，用今人的目光判断，批判虚伪的封建道德和宣扬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及鼓吹“万般皆是命”的宿命观，都杂陈在前。对前人而言，这不会是个难以理解的现象，而我们在阅读时却需要作认真的分析，细心剔除其消极成分。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明末清初，“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民风如此，反映在小说创作中也必然较直露地涉及男女的情爱，我们整理出版的这几部作品中也有这方面的较多描写。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认为，这些作品状写男女情爱，洞达世情，刻露尽相，但并非是专写市井间淫夫荡妇的浅薄之作。写男女间自由接触与爱恋，在桎梏人灵魂的封建社会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是人类思想文明的一个进步。当然，有的作品格调低，写男爱女欢太俗，存在着放纵情欲，而无多少感情寄托的偏差，但也不是有意渲染，以煽动读者的性欲。相反，作者多少抱有一点训戒的目的。正是鲁迅在谈到清代著名的狎邪小说《品花宝鉴》时所说的：“记载之内，时杂猥辞，自谓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并陈妍媸，固犹劝惩之意”。何况，这些作品中男女情爱的描写，同主题思想的演绎，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密切的关系，即是作家整个艺术构思链中有机的一环，是不可缺少的。

严格来说，专辑中的个别作品思想内容苍白，探索不出耐人寻味的底蕴，艺术上平淡、粗糙，几乎无特色可言，因此，没有多大的价值。然而正如有一位研究明清小说的专家所说，这无价值本身恰恰是一种价值，它毕竟是前人创作的，并经受过岁月的

冲刷而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整理出版它，可以更全面、更透彻地了解明清小说创作的全貌及整体，据我所知，台湾就有比较完整的版本刊行。

本书的读者相信会明白这一点。

本丛书所辑的小说当时刊印时有的绘制了插图，但数量偏少，而且质量欠佳，经过考虑，为了做到图文并茂，帮助读者更形象地阅读作品，我们选用了其他比较流行的内容相似或接近的明清小说的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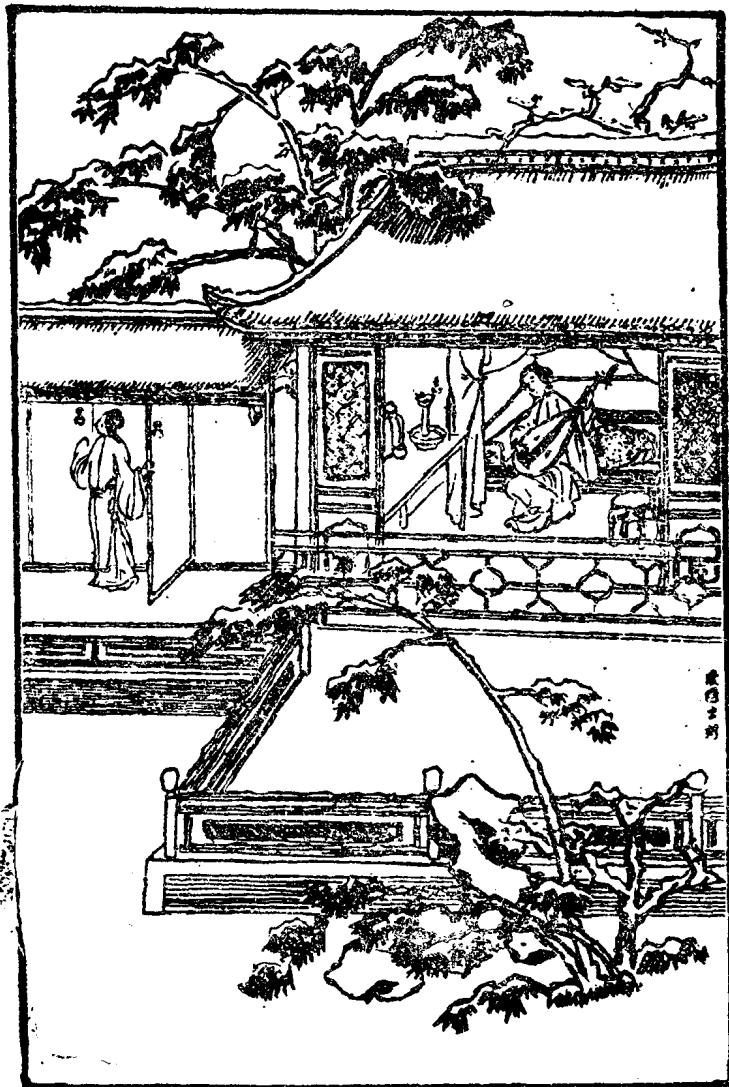
古籍整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对良莠并存的明清通俗小说必须作谨慎的鉴别和选择，针对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这种鉴别和处理应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切忌草率从事。

我以为，我是在尽力这样做的。

一九九三年元月于新育村兰亭

## 目 录

第一回	看金榜天赐良缘	抛情友诱入佳境	( 3 )
第二回	赴佳期两下情浓	谐伉俪一场欢喜	(11)
第三回	梅香园内破花心	安童堂前遗春谱	(19)
第四回	闹街头媒婆争娶	病闺中小姐相思	(27)
第五回	表姊弟拜寿勾情	亲姑嫂贺喜被奸	(35)
第六回	新郎邀欢酬娇妻	书生受侮效鸾凤	(43)
第七回	假医生将诗挑病	瞽卜士开口禳星	(51)
第八回	天表拿奸鸣枉法	学宪观句判联姻	(59)
第九回	恨前仇纠党雪耻	苦读书独立登科	(67)
第十回	长安捷报状元郎	金陵锦衣归故里	(75)
第十五回	假满还朝携众妾	难逢前途仗一仙	(83)
第十二回	历久言尊富贵足	阅尽尘埃仙境高	(91)





第一回 看金榜天赐良缘  
抛情友诱入佳境

诗曰：

刘郎慢道入天台， 处处桃花绕洞栽。  
贾午墙高香可窃， 巫山云雨梦偏来。  
诗因写意凭衷诉， 户为寻欢待月开。  
多少风流说不尽， 偶编新语莫疑猜。

话说明朝弘治年间，南京应天府上元县有一官家子弟，姓庞名国俊，字文英。其父刺史公，名栋号良材。伊家世拥簪缨，原系苏州府当熟人，年已逾艾，止生一男一女。男即国俊，年十四岁。女名娇莲，十二岁。文英赋性聪明，凡所读之书，过目成诵。十二岁时不但时文□事立就，兼之诗词歌赋下笔成章。亲眷朋友谁不羡慕他，父亲十分欢喜，以为吾家千里驹。是年文英十四岁，适遇宗师岁考，先行文县考，文英入场赴考。是时知县是个少年科甲，原籍嘉兴人，到了试期，入场出题甚晏。文英研墨濡毫，略不构思，头刻做完，日色未斜便去交卷。县尊看他貌美年少，文机敏捷，定要当堂面教。取卷展开细看，就啧啧称赞道：“文词冠冕，笔致秀丽，本县句当首考。”遂取第一名送府。府又取第二名送道。喜得文英志高意满。过了几日，又是宗师考。则文英进场做得两篇文字，如锦绣一般。候至发案，竟取第一名进了学。到簪花这日，一路迎来。只因人物标致，年纪又小，所以男妇大小无不拥挤观看。便有豪门嘻成许多来说媒的。他自恃才貌双

全，要娶一个绝色的妻房，只是憎长嫌短，不肯轻允。他父亲也只得听他。不料十五岁上，庞刺史染病身故，为官清正，遗产甚微。幸有母亲李氏主持家务，遂勉文英苦志攻书。若无正事，闭户不出。就有那同进学的朋友，见他父亲去世，哄诱他去做友事的纷纷而来。只因李氏治家严肃，不敢入队，止与同窗两个密友一个名张子将，一个名任伯衡，朝夕伴读。那二子虽是肯读书，说到才貌，二子如何及得文英，偏是髭须满颊，黑面黄麻。有时在街坊上同步，那些妇女看见张任，无不掩面而笑，以为钟馗现世，及看文英无不眼光四射，以为仙子临凡。不要说男子中没有这样俊俏，就是妇女中也寻不出这般丰姿，恨不得一口水吞在肚里去。那文英仪表生得：

身躯袅娜，态度娉婷。鼻倚琼瑶，眸含秋水。眉不描而自绿，唇不抹而凝朱。生成秀发尽堪盘，云髻一窝天与。娇姿最可爱，桃花两颊，假使试舞袖，于吴宫也应倾国。抑或曳长裾，于汉殿定室专房。红锦当中亦有风流戏窟，白绫袜底何须随步金莲。正所谓杨柳春柔萦别绪，芙蓉秋艳妒妖娃。又道是，漫夸洛水中宾梦，直抵巫山一段云。

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文英已是十七岁了尚未婚聘。这年适当大比，文英服制虽满，奈科试已过。时值中秋，是夜天清月皎，文英正欲与嫦娥作伴，因母先寝，只得归房。怎常那月光照入，俟至更余，方才睡去，梦见有一神人，头戴唐巾，身骑白骡，云是梓潼帝君，枉梦文英道：“汝勤心读书，上帝不负汝，日后鼎甲成名，汝婚姻良偶，该在看金榜之日。汝宜留意。”醒来乃是一梦。及到了八月尽头，是日文英闷坐无聊，忽听见外面人声沸腾，便记起中秋之梦，对张任二人道：“今日是寅日，想是放榜之期。我们可往外边看看。”张任二人道：“好好！”三个一齐出门，转到闹市

榜亭之下，看完了榜，张任二人道：“此地已是布政衙门，何不随队登堂看一看宴，也是一场乐事。”竟由大门进去，看完了宴，便出大门之外。只见看迎举人的男女，簇肩擦背，推来推去，都说道，今科迎举人自然盛的。你道今科为何更盛？是奉朝廷恩诏，广额各省举人额数，所以看的人越多。文英正在徘徊看玩，忽听人人喧嚷道：“站开！站开！举人来了！”听得鼓乐喧天，拥挤而来。但见旗振绮绕，笙管接续。那些新举人也有骑马的，也有乘轿的，扬扬得意之状不可言尽。都是亮闪闪的金花，簇新的蓝袍，二名一名序次而来。正是：

折桂子竞赴鹿鸣宴，解元郎喜争及第先。

三人正看得高兴，只见两边竹帘内女人，生得十分娇艳，推开竹帘露出半身伸头张望，却不看那些举人，倒把眼睛一瞬一瞬都注在文英面上。有词为证：

两缝细姐识玉，双眸堪比寒晶。瞳人黑白太分明，光焰常流不定。遇见女子似白，一逢男儿偏青。常嫌阮籍欠多情，不作红颜水镜。

那些女人就思量在眼角上递了情书，凡是楼头上的互相指搠，有说文英标致可爱，有说张任视陋可憎，各人议论不绝。时已下午，天色将晚，看举人的亦渐渐去了，文英三人尚站在一家门楼之下，正在闲絮，只见里面有个美艳女子，年纪约有二八，端坐帘内，又有一小青衣女，轻移莲步，娉婷婷婷乃向文英凝眸遥望，把那纤纤玉手相招。有诗一绝为证：

面如冠玉体含香，能乱闺中少妇肠。

邂逅相逢情自熟，纤纤玉笋岂容藏。

文英平日闭户读书，何曾亲见女色？今日一见，不禁神魂飘荡。尾在女子门首，见那青衣女子依旧半身露出，又把一双脚儿

故意临门限露出，那小脚尖尖约有三寸长。文英此时恨不能即时走进去，便立住对看。只有张任两人闪在侧边忍笑不住。忽见帘内坐的美女，把那青衣女连声呼唤，霎时间一齐都进去了。文英恋恋不舍，却见张任二人在旁就如眼中钉一般，遂心生一计，对二人道：“小弟出恭甚急，二兄请先行几步，小弟即当赶上同行。”两个只得先走，等待多时竟不见至。心下殊觉疑虑，及至转来寻觅，又不见影。谁料文英抛了二友，即便挨了进门。刚欲步入中厅，听得门左有一大汉絮絮叨叨的从旁走出，吓得文英魂不附体，蹲在花苔石畔待了一会，方敢立起身来。想道今既来到此，终不然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又转念要回家，无奈重门锁闭不能出去，此时日影沉西，天色已黑，忽闻厅侧有人低声唤道：“这里来！”文英视之，看见一女子，即是日间跟随那女子的青衣女，手提一灯，唤他进去。他便随身过来。弯弯曲曲引到一大园内，花厅数椽上悬一匾，名曰“桃源佳境”。望见一女子坐在石条上背面而坐，见了文英满面通红，欲前又却。文英竟老着脸向前一揖，低低问道：“邂逅多承贤卿见爱，启闻上姓芳名，谁氏宝眷，莫不是月里嫦娥下凡么！”这女子听说，便低头娇声答道：“妾名玉蓉，乃戊午科刘状元之女，不幸先君早已去世，止有母亲王氏、二叔刘天表在家，敢问郎君尊姓贵名，家居何处，曾有室不？”文英道：“小生姓庞，名国俊，字文英。先父名栋，号良材，也曾做到刺史。敝居即在城内县治南首。今年十七岁，尚未授室，今日得与小姐相会，实是三生之幸。”且说小姐，年虽十六，性颇贞娴，然自十岁便能吟咏。每随刺绣工饮以至晓花欲开，夕月正佳之际，时时攒眉不语，若有所思。其意欲得个有才有貌的儿郎以作终身佳偶。不料遇着文英逼联姻契，故说道：“今妾重郎人品，倾涉私会虽庸贱之躯，自知非匹。然郎年十七，妾年十六，鄙

陋之私，愿侍恩栉。”文英笑道：“只是斗转星移，玉漏易过，深怜良会之难，何不为欢此夜。”遂近前搂抱，将手去摸那人人爱的东西。文英摸着这好东西十分火动，暗想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便动手动脚要侮弄起来。小姐急以双手护住，勃然正色道：“妾黄花未开，心之所虑的是为终身大事，岂肯图顷刻之欢以丧名节。常闻自媒非淑女之行，淫奔为贞士所羞，愿郎爱人以礼，勿萌此心，不然白首之叹，其能免乎！”文英道：“今夕之会，可谓宿缘非浅，苟有异心，身首异处！”那小姐蓦然惹起闺怨之情，遂吟一绝云：

一睹清光思裁然， 风流才子信翩翩。

可惜夜长谁是伴， 半轮月照一人眠。

文英听罢暗自夸奖道：“不意闺阁裙夜有此佳咏，好一个才女的小姐。听他幼语娇声，犹胜新莺巧啭，藻词秀润还过，绝藻初开。那诗中语句分分默露春情，倒有九分见怜我庞生的意思。不免也吟一首回他。遂吟云：

天赋情根讵偶然， 相逢那得不相怜。

笑予恰似花边蝶， 偷香窃玉待何年。

是时小姐吟罢叹道：“好诗！好诗！非是饱学郎君何能以诗自媒。”言未了，忽见一侍婢忙来报道：“夫人尚未睡着，问道小姐在那里，这时怎还不睡？”小姐正欲漫谈心曲，听见此话，仓皇无计，无奈只得进房而去。文英却闪在花荫之下，站了一会，小姐方才出来，将条酒线汗巾内包一个玉鸳鸯递与文英，示以不忘。又道：“九月中旬二叔叔往齐云山进香，妾欲于此人深相会晤，勿以寒陋见却。”文英道：“承订佳期，请候萧寺钟残，则小生至矣。”小姐令青衣女持灯送出后园。时已更余，途中无人，走回家去。未知文英别后九月中旬得相践佳期否？且听下回分解。

